

管理学基础理论的 哲学构建

GUANLIXUE JICHU LILUN DE
ZHEXUE GOUJIAN

■ 谭人中 著

管理学基础理论的 哲学构建

MANAGEMENT THEORY AND PHILOSOPHY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THEORY

王德成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NMIN DAXUE CHUBANSHE

管理学基础理论的 哲学构建

GUANLIXUE JICHU LILUN DE
ZHEXUE GOUJIAN

■ 谭人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管理学基础理论的哲学构建 / 谭人中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95-5409-6

I. ①管… II. ①谭… III. ①管理学—哲学基础
IV. ①C9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24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60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告慰我最亲爱的母亲在天之灵，是她
善良、正直、勤勉以及身处逆境不屈不挠、自强不息、
冰清玉洁的精神陪伴了我整个理论创建的过程。

哲学是什么？

哲学是山；

哲学研究是什么？

哲学研究是爬山。

真正的“管理理论”是事关人类生存命运、前进方向和福祉的大事，它以其对人类生存现象、规律、和运动状态最本质的揭示，来服务于人类社会。

有序与无序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本原性，亦是人类社会价值观构建最根本性的来源。

管理学本质上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内能量运作规律的学科。

环境、人以及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活动最基本的要素，亦是管理理论构建最一般的理论基因，脱离这个理论基因，管理理论便不成其为理论。

反思“管理理论丛林”现象，让我们认识到：其理论研究一定存在有某种致命的缺陷；承认并超越这个现实，才能开启理论研究新的征程。

谨以此书与学界同仁商榷。

——谭人中

自序

管理行为的发生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这从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人们对历史的追寻,或对典籍的研究、把玩中即可领会,例如在“向《老子》学管理”、《水煮三国》或“解读《红楼梦》”里面的管理之道这样的读物中,获取的对管理从行为意义上的理解;但对管理理论的构建却似乎总在止步不前,譬如理论上对“管理是什么”这样的基础性问题,学界至今仍发不出肯定的声音。

理论构建难有进展,管理行为的意义在探索中却更加普遍;这种落差,促使人们在研究和思考过程中,把关注的目光逐渐转移到理论研究的视界层面;而对理论视界的审视或反省,不经意间却让人有机会从哲学的层面意识到理论研究之所以止步不前,其实就缘于其研究在现象观察的视界上出现了问题:因为理论视界不当,观察到的现象就会发生偏颇,就目前管理研究的现状而言,偏颇的结果,就出现了令其理论构建无所适从的“丛林”现象。

因此,选择正确的理论视界,既是一个对现象观察视角把握的问题,本质上亦是构建其理论所需秉持的世界观,这对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

因为这个视界面对的管理研究,将要回答“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现象?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管理活动有规律可循吗?”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要回答这类问题,需要的将是一个广阔的视野;更深入一步去看,广阔视野下的理论研究,需要面对和回答将是更为基础性的问题,因为系列问题背后必将与更具基础性的“现象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相关涉,这就把问题域推到了诸如什么是现象?什么是现象本质?以及在更高的理论层面,针对现象因“动”,或会发生的状态情景[譬如铅笔(现象)若干枝,随意一掷,或会发生的秩序与混乱状态]以哲学思辨的机会;因为现象因动而跃升到状态的情景,反映出客观世界存在的某种逻辑性;追寻这种逻辑性,势必将其思考路径导向到哲学命题:“世界存在

的状态是什么”^①给予研究性追问的理论之途。就理论研究而言,只有对这一根本性命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社会科学领域管理学理论的研究,才有可能因之而发现或找到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但视野的广阔性并不能保证其现象观察的准确性,这是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一常识所决定的事实;面对这一事实,经反复的研究和梳理,即从理论意义上揣摩出了不同于视野的视界概念,并因“当局”或“旁观”者,对事物“陷入其中”或“置身其外”所据有的不同处境,厘清了其视界在理论层面客观存在的本质区别。

理论视界最忌讳“当局者迷”,因为这会造成“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后果;也就是说,当局者迷的理论视界,不可能解决现实世界中任何基础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一视界对现象的观察,不可能脱离现象的自身处境;而不能脱离现象的自身处境,理论上即无法得到对事物观察的客观性。

因此,这一“后果”在理论上标志性的特点,就是不能解释其理论研究所在领域内的任何基础性问题,这从时下理论研究的现状即不难见其端倪:例如在现象学范畴,即令先哲们耗尽毕生精力、用了庞大的文章篇幅^{②③④⑤}(例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试图阐释出现象的基本内涵,却因理论视界的局限,时至今日也未说清楚“现象是什么”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在管理学范畴,学界亦花费了百余年的时间对管理进行具体的研究(自泰勒一百年前发表《科学管理原理》始),终因其研究缺乏对理论视界把握的意识,除留下“理论丛林”的一地鸡毛外,至今也没说明白管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实际上现象学与管理学在研究中有逻辑的因果关系:现象是什么的问题没解决,势必令管理学领域对现象体认不清;管理学领域对现象体认不清,必会导致管理是什么之类的基础性问题无从解决)。

基于对理论研究现状的这种反思,不难发现理论视界对学术研究而言,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上,倘若研究者对理论视界选择不当或理论上根本就没有视界把握的意识,那么,即便你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亦会因对研究对象缺乏观察的客观性,而使其研究在基础层面就陷于困顿而找不着北!

有鉴于此,我们对理论视界的选择,将会是在“旁观者清”常识下,“一览众山小”的“状态视界”!这将是一个超越于现象之外,获得对现象从状态层面进行观察的视界;正

①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8.

②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③ 胡塞尔.现象学[M].李光荣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④ 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丁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⑤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

是基于这个视界的选择,我们作出了“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状态,禀赋有事物发展的本原性形态”的判断。

有了“判断”这个基本的把握,即为管理研究提供了最为根本的逻辑线索:第一,基本状态的确定,使管理的发展技术性地被界定在不是秩序即为混乱的基本方向;基本方向反映出事物发展的一般性,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即为确立管理学统一研究对象提供了理论前提。第二,管理发展呈现出基本状态,体现出事物发展(或存在)的本原性形态;这种形态既昭示出事物间有序与无序的本质联系,亦显示出管理在秩序与混乱状态间相互转换的活动规律。第三,事物发展(或存在)的本原性形态,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其凸显出了人类价值观构建的最根本性来源;这一来源,就理论而言,旨在说明有序与无序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基础。此外,秩序与混乱基本状态存在的普遍性,亦为解答诸如“管理何以会普遍存在”问题的困惑、以及学界至今都未曾界定清楚的管理学边界问题,提供了最为直观、且最有说服力的理论佐证。

“最为根本的逻辑线索”,并不曾曝出什么惊天的秘密,却为认清现实世界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本路径,亦从内涵上体现出中国古代哲人“百姓日用而不知”这一话语的真谛!

有了这个认识的基础,纷纭复杂的现实世界在形态上就复归于秩序与混乱本原性的简洁、逻辑和规律性;也就是说,对世界存在基本状态的判断,从理论上奠定了对包括人在内的物质世界认识之基础。

由这个视界看去,掠过我们眼帘的乡村、城市、旷野无一不清晰地存在于这种基本的状态之中:例如城市鳞次栉比的排列;河山有条不紊的布局;村落齐整如一的呈现;抑或海啸掠过后的满目疮痍;“9·11”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5·12”汶川地震后的一片废墟……

而从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时序的轮换;体现在自然界生物链中缜密的逻辑;或天体星系间运行的自然轨道;即便再返身打量一下自己的身形、四肢、五官,在潜意识中,也都被一种本原性的秩序结构所关联;设若在这种秩序中,例如人身体的某个部位长出了一个小小的肿瘤,我们会大惊失色:因为相对身体的秩序结构,肿瘤的出现,即意味对身体原有秩序(本原性)的破坏,亦即意味着身体呈现出了混乱的状态……

这样,所谓的“物质世界”,便以秩序与混乱的本原性形态,通过结构或状态的存在方式,融入到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其于不经意间竟然就成为了人类价值观最根本性的来源——如果宇宙没有秩序,你的内心能有秩序吗^①?这种本原性经由意识上

^① 玛克斯·奥勒留.沉思录[M].梁实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69.

的潜移默化,使人们在善、恶、美、丑的表象下,通过对其相对应之基本状态的体认,就总能从中体悟到其价值观构建所依赖的有序或无序之本原:例如,团体操给人以美感,美就来源于运动员动作间的有序配合;中国式过马路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其行为体现出的即是无序之价值;或者说对美的追求是一种善,那么这种善,将通过有序的行为来达到;不文明的行为是一种丑(或恶),那么,丑之行径(或恶之目的)亦是借助于无序的行为在得逞……。

将这种在理论视界意义上对事物观察的方法,在实践中有意识地介入到所有的事物,不难发现,所见之处无不皆然!

相对于物质范畴,人在物质世界之中,却拥有着精神的领域,这是人文社会在物质世界中非常重要的特征;而人精神领域的这一特征,经研究,却体现在人之文化性上。

关于文化,这既与人之行为息息相关,亦是人文社会最为重要的特征;其重要性就体现在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研究表明,文化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地定位在其价值导向与人行为的关联上,这将是理解文化概念最为重要的认识基础。

因此,就人类的管理活动而言,其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会受到自然规律——秩序与混乱基本状态在方向上的限定,另一方面,亦会受到人之文化性对其行为发展在有序或无序方向上“取”或“舍”之态度的约束。前者可归纳到事物运动的规律范畴;后者却可定义在人之文化的领域。这就客观地把管理活动从理论上界分为了规律和文化两大范畴。

管理活动按规律运行、或其活动受到人之文化性在行为方向上的约束,事实上已关涉到能量对二者的介入,因为管理活动(事物)的“运行”或“约束”,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基于“能量在主导”这一事实基础;也就是说,所谓的运行或约束,将本质地体现出能量在其中所具有的推动或抑制作用。

社会科学领域的能量经研究,系肇始于有生命体征的人之能量基元;这一具有人性特征,表现出人应对环境挑战,在诸如行为、思想方面所拥有的基本能力,即是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能动之源;而所谓之的管理活动,经由这一“能动之源”的介入或推动,其活动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原理上将通过能量、物质的交换来实现其最终目的。

能量、物质交换是事物运作的原理性概念,在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基本状态的前提下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其运作将形成或开放、或封闭、或孤立的属性,正是这些属性形态的形成,奠定了人类活动千姿百态的存在根基。

本着对社会科学领域能量内涵的这种深刻理解,或能量对管理活动从始至终介入的基本事实,管理学理论客观上便凸显出了其研究能量运作规律的学科特点;这亦是长年来管理学理论研究在“理论丛林”间徘徊不已,首次收获到的对其研究内涵在方向上给予

的客观定位。

这样,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理论视界,使管理研究在方法上获得了对事物现象观察的客观性;基于社会科学领域对人之能量基元的抽象,则为揭示管理活动的能动之源,从理论上奠定下学理的基础;而通过对能量、物质交换原理的本质剖析,即从管理学的意义上,完成了对事物间最基本运作规律的理论阐释。

有了对事物现象在观察意义上的客观性、明白了能量基元是人类管理行为发生的能动之源、并从实践上掌握着其能量在管理活动中最基本的运作规律,管理活动就成为了一个可控的对象;让管理活动处于可控的状态,既是其理论建构所赖以坚持的基本立场,也将是管理学理论在研究上追寻的必然方向,而从根本上来讲,便也体现出了管理学基础理论在哲学层面对其最基本问题的解构,是以为序。

谭人中于长沙

2013年元月11日

引言

管理学基础理论对学界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

这个题目,按钱学森院士的讲法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①。面对这样一个巨系统,常规的理论研究视界,显然地受到了局限,以至于一百年前,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发表以来,其管理理论研究的进程,仍处于未有新进展的境地。

视界的局限,表现在对事物观察的视角上,例如苏轼对庐山的观察:横看成岭侧成峰……,便是其在庐山之中,因其观察在视角上的差异而得出的不同结论;这些结论因视角的纠结,而始终看不清庐山的真面目——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此,百余年来管理学理论的研究未曾有过统一的研究对象,亦未找到管理活动都能遵循的普遍规律,其根源就在于其理论研究,受到事物观察视界的局限;这也就说明了管理理论“丛林”现象之所以能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

能觉察到事物观察存在着的局限,是摆脱视界困局的起点,这将使我们对事物现象的观察,不再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观察结果为理所当然,而是将其作为对现象观察之问题重新认知的一种理由:让人在这个问题的思考、探索和研究中,有目的于新理论视界的发现,亦即对现象观察,有了一种希望拔高于庐山(现象)自身,站到其之上(或外)去观察其整体概貌(状态)的自觉,以期在观察中能从一个新的视野,实现对庐山与外部环境相关联亦即所谓之“状态”的把握。

因此,视界在理论意义上的突破,将来自于哲学层面对现象之状态的观察或审视。经论证,“现象”在状态方面的表现,将拥有诸如:

- 第一,表达了现象具有某种“动态”内涵的特征;
- 第二,体现现象间联系的规律性特点;
- 第三,具有服务于某种“目的”的应用功能;

^①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

第四,对事物现象观察视界的意义等诸多内涵。

因而,就管理学理论研究而言,这些内涵很自然地会借助于状态这一形式,而成为管理学基础理论在研究上的逻辑起点。

理论上确立状态为管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即使管理学的理论研究有了逻辑依从的路径,研究方向亦因之而豁然:经由这个路径,理论上为统一“研究对象”的设定奠定了基础;这个基础的奠定,为管理学理论统一研究对象从状态的认识层面,提供了预设其条件的理论前提;有了预设条件的理论前提,则把管理学理论“统一”研究对象的寻找范围,逐渐逼近到了“秩序与混乱”的状态范畴;继而,在论证秩序与混乱状态在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特征、遵循辩证法发展规律之际,始觉悟到其状态自身存在的形式,在事物结构性的意义上,即禀赋有事物发展本原性的基本形态,遂作出:“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状态,禀赋有事物发展的本原性形态”的判断。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通过对耗散理论^{①②}有序与无序现象本质的深入研究,即从哲学上奠定了秩序与混乱状态,在管理学理论研究中统一研究对象的地位。

秩序与混乱状态在管理学理论研究中统一研究对象地位的确定,意味着管理对事物现象的研究,关注的将是其在运动中有序与无序的联系本质。

因此,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状态,禀赋有事物发展的本原性形态的判断,既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本原性趋向,亦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通过状态的形式给予了简明的表达;哲学对这一趋向性的概括,旨在从认识论的意义上,阐释出事物发展在形态上的结构性基础以及事物运动根本性的发展方向,因此,其对管理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

理论上的哲学奠基,使管理学诸多基本问题渐趋解惑之途。譬如,在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基本状态的视野下,所有领域呈现出的秩序与混乱状态之事实,即消除了人们心中对“管理何以会广泛存在”问题的困惑;又譬如管理学中“管理是什么?”这一最基本问题,由这一视野进行的深入研究,也终于有了正面的回应;其他如管理学的基本原理、管理本质、一般管理方法等重要概念,在长达百年的沉寂后,亦渐渐地浮出了水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的领悟、理解、消化或归纳,管理学即从规律的意义上,表现出其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

回顾管理学的研究过程,最令学人感觉困惑的,莫过于文化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文化是什么?其与管理是一种什么关系?这在理论界给出的众多文化定义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众多的文化定义,并未说清楚其定义所依托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例如社会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给出的定义是:“文化指的是系统协调的整体,是由信仰、知识、价值观念和

① [比]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曾庆宏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② 湛垦华等编.普利高津与耗散结构理论[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实践构成的一个稳定的系统”^①。这些概括广泛的定义,仿佛是独立于人之外存在着的一个实体(系统),但这个实体基于什么而存在?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却是定义自身难以回答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其始终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文化与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而人与文化间关系说不清楚,亦是人们至今无从了解文化何以发生,又何以能作用于管理的根本性原因!

因而,借此思考的路径,笔者在界定出文化是一个不能脱离人存在的现象这一前提下,经反复的逻辑分析和论证,即从理论源头的意义上,完成了对文化概念的构建:

文化是人类行为价值导向理念的集合,是基于文化因子被遗传、复制、传递、更新的基础,通过能量、物质交换,由思想意识升华而成;具有情境意义上开放、封闭、孤立的属性特征。

这一定义,从四个方面阐释出文化最本质的内涵:

第一,说明文化是一个与人相关联的范畴;

第二,说明文化的意义,本质上即表现在其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功能上;

第三,阐述了文化形成的基本路径;

第四,明确了文化具有的属性之别——文化因这一差异而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导向)。

这其中所谓之价值导向的“集合”,涵盖的无非是所有价值导向的意义,亦即在属性之别的前提下,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人类所有价值导向汇集这样一个意义非常宽泛的理念;而这些汇集起来的理念,系由思想意识升华而成,因而“升华”在本质上,即是一个能量交换的过程,这亦是文化之所以具有属性之别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知,文化本质上反映的就是人类行为的价值导向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在人类行为中颇具“神奇”色彩的秘密,其实就体现在其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上。于是,不难推定:人与文化关系的本质,即是人之行为与其价值导向理念间的关系。这一基本关系的定位,辅以文化形成的基本路径以及经能量、物质交换确立的文化属性,即整体地表达出文化所拥有的全部内涵,使文化概念与人之间纠结已久产生的诸如:文化何以会对人的行为发生关联、文化又何以会对管理发生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为什么复杂难辨、人之善恶与文化间基于什么而联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有了理论阐释的基础。

规律意义上建构起来的管理概念,与文化概念在人文意义上的诸多构建,形成了管理学基础理论规律和文化两大范畴;体现出事物发展既受自然规律客观性的约束,又脱离不了人主观性支配的意义;表明在人类社会中事物的发展必然受制于规律和文化影响的基本事实。但管理规律和管理文化在理论上是什么定位?其于物质与精神,抑或存在与意识,在哲学上是一种什么关联?这显然成为了一个哲学的“作业”课题,而这个课题

^① 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鲍雯妍,张亚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9.

作业经论证,即得到了如下结论:

第一,管理规律是“物质”的范畴,管理文化则属“精神”的领域。

第二,人是管理规律和管理文化间的联系本质;在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基本状态条件的限定下,人之“复杂与不确定性”,反映的即是“有序与无序”意义上的矛盾性。

第三,在管理活动中,人在有序与无序意义上的矛盾性,是其规律和文化二者遵循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基础。

第四,文化通过“能量”的途径与管理发生关联,“能量取向”具有文化介入管理的标志性意义。

这些经论证得到的结论,将为管理理论界分为规律和文化两大范畴奠定理论基础。

对管理问题的研究,最基本的途径莫过于对事物关联关系的关注。而社会科学领域内管理学的范畴,则反映出这样一个特点:其范畴内的事物不存在任何可能脱离人的管理现象;管理现象离开了人,就失去了其管理的意义。由此,便将所谓的管理现象,界定在了一个与人相关联的范畴;而管理现象与人相关联的本质内涵,就体现在具有生命体征的人与现象所发生的联系上;这种联系,表现出生命的能量特征对事物现象的介入;这种介入,本质地体现出人之能量基元促成事物改变的基本意义;而人借助能量基元对事物现象介入的普遍性,又成就了人在社会事物中的一种基本能力。因此,将人在社会事物中所具有的这种基本能力——能量基元,从管理学的意义上抽象出来,既生动地揭示出人文世界能动之源的基础,体现出管理活动与人密切关联的本质;也显示出管理现象与人之间通过能量基元而发生关联、管理活动系由能量基元在驱动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其在管理学范畴具有普适性的意义。

所以,基于这一认识基础,管理学范畴诸多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类: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在管理学范畴,经论证这三类关系,最终都将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中。但人与人之间关系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研究中发现,其关系基于人之能量基元的存在,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能量、物质交换的过程中予以实现;这个结论表明,能量、物质交换在管理学范畴,是事物关联关系发生的基本途径;将这一基本途径的理论意义稍作延伸,便不难窥见在能量(不论自然界或人文社会)存在这一前提下,世界万物间的关系都是通过能量、物质交换而形成;也就是说,能量、物质交换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除静态情况外,事物发展理论上都是借这个途径实现的。

能量、物质交换如此重要,其概念的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研究表明(就人文社会而言):

第一,在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基本状态的前提下,“能量交换”,是争夺系统(管理实体)控制权的能量诸方,经博弈产生主导能量后对有序与无序进行抉择,决定其实体(系统)发展方向的过程。

对社会科学的管理学而言,其能量观,就体现在具有生命体征的人之身上,人之生命

就是一个能量基元,这个能量基元在管理实践中,将通过权力、资本、文化等形态,表现出其能量的特征。

因此,在能量交换过程中,系统的发展将遵循自然界有序+无序=1的总规律:

当有序=1-无序>0.5时,系统趋向于开放(当无序=0时,为标准的开放系统);

当有序=1-无序<0.5时,系统趋向于孤立(当有序=0时,为标准的孤立系统);

一般情况下,有序+无序=1,系统即趋向于封闭(当有序=无序=0.5时,则是标准的封闭系统)。

因此,能量交换中,当权力附着于人之能量基元,体现的便是权力运作下社会活动的规律;当资本浸入人之能量基元,体现的就是资本运动中经济活动的规律;而仅由人之能量基元文化性来主导,体现出的便是社会生活中人文意义上的活动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管理学便从其本质内涵上凸显出了其研究社会科学领域能量运作规律的学科特点。

第二,“物质交换”,则是系统通过“信息产品”的产出,实现管理目的的过程。其将通过能量交换所确定的方向(开放、封闭、孤立),对信息产品的生产施加影响;受其影响“生产”出的信息产品,经由信息所具有的交流、共享功能,使管理目的在物质交换中得以实现。

因此,事物现象在能量、物质交换中,将形成或开放、或封闭、或孤立三种基本的属性;这种属性,奠定了大千世界复杂生态的存在基础。而对能量、物质交换概念发掘的真正意义,则在于其能清楚地表达出事物间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和机理。于是,基于对能量、物质交换概念的理解,以及因这一概念形成的诸如开放、封闭、孤立基本属性的认识,即能剖析并回答诸如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中西文化本质上区别在哪里?何以解读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窑洞对”论及的周期律现象?如何解答“钱学森之问”,以及何谓民主?又何谓自由等热点难题,这在本书都有了简要的阐述。

能量、物质交换诸观点,在秩序与混乱是世界存在基本状态的前提下,借助自然辩证法、耗散结构等理论的帮助,即能与管理实践发生密切的关联,从而奠定了管理理论的建构基础。由此,不难看出这一理论的建构,既是对事物现象运动规律的高度概括,也是基于对现象世界长年观察与思考,在深入体悟现象、状态、现象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先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思考轨迹,在开豁的哲学理念指导下的归纳、总结。譬如对世界存在基本状态的判断,二千多年前,柏拉图^①、亚里士多德^②诸先贤,即注意到世界呈现出的秩序与混乱状态;中国古代“礼”^③的社会形态建构,其理论所依据的:“礼者,天地之序也”的自然观;近代恩格斯对宇宙运动、发展和联系的本质看法^④;以及普利高津对有序与无

① 布莱恩·麦基.哲学的故事[M].季桂保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27~28.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255.

③ 陈戌国点校.四书五经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1:567.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9.